遵巖文粹序

遵巖王子文集近多刻本龍岡施君謂其奉帙浩繁乃約而刻之題曰遵巖文粹問序於薛子薛子追惟遵巖少特頴異總丱舉進士高第人固已奇之既而荆川唐子與之遇於京師相見大悅謂其文類南豐曾子固亟稱於人士前自是遵巖之名日聞四

方乞言者屢集戶外而文遂傳播海
內矣夫我
明一代之文寔自宋潛溪方遜志倡之
二公精詣絶識根極理要其爲文度
越前古不啻商彝周鼎匪直一代之
冠冕而已迨至弘德間習尚旋流識
趣日溺於是李獻吉何仲默各以文
自負一時人士靡有定見亦遂翕然

歸之何之言猶或近於理道李則動
曰史漢史漢一涉於六經諸儒之言
輒斥爲頭巾酸餡目不一瞬也夫史
漢誠文矣而六經諸儒之言則文之
至者舍六經諸儒不學而唯學馬遷
班固縱文類史漢亦末技焉耳何關
於理道何益於政教哉遍數十年來
其說日益熾摹擬者日益衆而文日

益陋矣乃思荆川子往稱遵巖之文類子固者豈直以子固之文為極致哉蓋以昔人謂子固文章本原六經要之非誣而遵巖高才殊質豈不能凌跨西京掩迹東都其文乃獨與子固相類者蓋不溺於習尚不逐於時好而卓有定見其於道也幾矣唯是以唐子雖稱之也所謂可與知者道也循是以入而紹復矣龍岡君之刻國初文運之盛可紹復矣龍岡君之刻是也無乃亦唐子之意也乎余固樂為之序

隆慶壬申春正月七十三叟武進薛應旂序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一

閩晉江遵巖王慎中著　福清後學葛覲民輯

序

曾南豐文集序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慎中爲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

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辨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閨詠巷謠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爲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爲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爲言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爲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爲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

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爲學蔽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爲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欲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由三代以降士之能爲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而足以悅世之

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爲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屬而雄其冢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爲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爲之而能者又益以解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爲有愧於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爲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然至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決焉而放於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爲惑其才不足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爲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愧以爲是不足爲也其弊於今爲甚則是書尤不可不章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然蓋以

致予之所感焉耳

丁酉同年序齒録後序

丁酉山東諸士既舉于鄉相與序齒而合燕焉志好於録以示不忘禮也諸生奉而見予請序其後予進而告之曰昔唐虞之世岳牧布列著濟濟之美有服在僚莫非亮采浚明之賢然崇伯以嗣興之跡加於舊耄立乎九官之表向之僉詞而舉其人者咸詘於其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四方學者斷斷如也蓋身通六藝者七十人於時顏回爲最少孔子獨推許之嘗欲貶已以爲之宰雖七十子者亦瞠乎其後遜焉而不敢伍同門之士第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自科別則回爲之首豈是齒也非所以議於道德問學之間耶舜之譽禹也明其不矜不伐之實以爲特懋回亦退然如愚以若無若虛見賛於友彼岳牧之長者勸於取善日宣日嚴而由賜師商之徒惟聖人之信篤於共學舍其吝驕故虞廷之治謂之至和孔門之學謂之大同而禹顏之德謂之至讓其先人也以修已其足已也以下人德之多寡勉而相師年之長少忘而相友是聖賢之學而古之道也古之告人者誘其所未至而不襲其所已知是以能開導而增益士之以文薦於有司則固有名籍矣二三子知文者之可資以進身而不足以立已故畧有司

之籍從鄉黨之倫其長者裒然於其前而不爲尤少者頹然在後而無毫髮凌蹈之心斯足以明序敦好矣予復以齒讓之說襲之毋乃非古之所以告人乎二三子以進則仕以退則學無有息也故稱禹顏以命之庶乎有以發其志而增益其材也當仁不讓於師二三子必有好學篤志聞道而先吾者吾方且攝衣以從其後

虞山奏議序

論列諫諍之風西漢爲盛而賈誼劉向獨冠於廷然誼猶有策士俠夸之氣而向憂深慮至剴然出於惇厚諄復故讀誼之書蹈轢揮斥恢偉浩博驟若不知其所統而倫中體達條貫具備有非向之所及然挾恃所有睢盱一世傲乎其無足當意至於譏切世主犯至尊之威以快其論議氣勢之所極而發其辨其害於古者進言之理亦不爲少而向無是也豈獨其才使然哉亦其年方壯憂患事變之嘗試更閱猶淺而剛心猛氣未能以自伏也如向之於是深矣故誼當盡下之朝而不能自試其學向生於諱諫之季雖其不默而尚不至於不容亦其修術之異所致然也苟二子者易君而事之向豈有不盡之憂誼之獲罪受譴當不可測寧復長沙嘉惠之能承也夫欲以其言決一時之利害得失使必出於吾之所爲處已疑於掩在列之功

形衆人之不能其大者乃當奪其君之所便強其所不欲而次及於將相之拜免君子小人之進退使其懇然動於忠篤憂愛之純如有所不得已猶懼不合而雜之以矜長濟辨之誇習宜其有所不合也果其有合而亦豈爲盡於心哉以誼之才而其患若此蓋進言之術之難也況於後世之士哉以吾所見陳虞山公奏議何其有向之心也蓋公於入仕其昔已至而世故物情之攬採練緝既熟且審矣其狷節勤行苦刻其身以游世如煆金於冶漚菅於流鼓爍濯擇窮水火之力至於殽稗之不存而後已故芑藿之羹綈綌之服貴久而不變誠以爲甘且吉而無勉強勵迫之意既躬蹈人之所難其持論主諫常依於平而有忠厚之風至其有所劘刺繩彈一本於誠心怛切非樂於攻惡發慝以見謂爲直觀其言知其心之所存如此也公仕於

仁聖之朝所言率已施行視向之自竭於其君而棄不見省拂塞顛擠以鬱其志其心相近而所遇遠矣慎中始仕年方少也學不足以達古今之變不自知其妄躁而好談天下之事盛溢之氣方若百川灌河涯涘未形漂浮而不適所歸宜其見擯於絳灌之伍獨公辱有以取之至於今日而後能知公之所以爲言者其中之所存爲有向之心

也公年躋八十無復有意於旹精神卓然立於物表而憂盛世危治朝之臆惓惓不怠其與予往來書具在尤可以知公之心雖其老而無所用而不爲衰改嗚呼茲予之所以謂其近於劉向也與

胡公平寇奏議序

嗟乎天之於民孰謂果不仁哉以比歲吳越之寇觀之山原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萬室之邑千家之聚生育長養於其中華膴繁盛一旦蕩爲煨燼丘墟者不知其幾彼蒼然者是果何心其亦不仁甚矣然禦亂之才已生於其時如中丞胡梅林公者卒能爲東南定數歲之亂蓋天所預擬以待今日非無意而生斯人也孰謂果不仁哉人知胡公成功之偉而不知皇矣明明之顧睠然有屬公特代天以逭其終不忍斬絕民命之責耳人物盛衰消息之數天亦有所不能違惟生才以擬其後爲可見其心而勝人之力亦卒有定矣予之論如此而友人宰仁和許君子衡以所刻公平寇諸疏示予山中且曰必得一言序之夫兵之爲術倏陽忽陰出幽入明動於天上而泯其運之樞發於地中而閉其往之門當其決幾於心而授筭以行雖腹心爪牙之士奔走踪指之下不能自愛其力而亦不測其所示之方蓋其謀之而得爲之而成至於計俘執訊之日

見其得之成之之效而其所以謀之爲之之神在公尚不能自言況於奏報章疏仰有祗嚴威睿之體而下有牽制格例之文循守憲牒遷就吏議非但嫌於自叙功庸其心有所不敢盡而用司存復逆之式以發揮操縱張弛之機權於詞亦有所窮而不得騁且夫用間出餌合於古之所謂奇者妙用長策正在於此而最爲吏議之所抵牾又烏得形容其彷彿即後有欲窺公善師之策而求觀於斯刻恐無以異於諸邊帥閫凱捷之章而亦安能知公今日得之成之之神如此哉故以文帝之世寬法弛禁號爲仁明之朝而魏尚上功幕府級少不合卒格於吏而上不能知也奏報之艱非徒今日患之矣趙充國老將知兵其在金城圖上方畧所陳便宜尚涉瞶悶不發人意帝下其策公卿是非者半固意見之異亦兵勝之術書之於簡有不盡明也惟其深忠遠慮主於爲國立長久之利不急邊功不徇廷議爲有古名將之風後人猶得因其言而知之觀斯刻者其尚別有以求之庶幾得公出謀發慮之一二乎士君子當事成功世多目以臨職黽勉因時乘便偶然致之而已英雄豪傑之士見遠知微而絕羣之氣鷹舉虎視已與凡人逈別顧庸庸不能識之耳素養前講無事而常爲有事之備遇險而奇見應變而智出豈偶然哉聞公早歲

即留意於兵在臺時方國家閒暇仕者多以豐豫爲樂公獨有隱憂預計今日之功信非偶然致之而已公嘗於衡岳武當山中逢異人所授語皆秘要謂公當以百險中立功取名予得之荆川先生云當不謬也予謂公之生乃天所擬以待今日之變豈虛言哉故書以遺許君使刻之爲奏議序

湯公家集序

余昔備員禮部祠曹主事最後稍遷吏部司封郎中祠曹職主大臣祭葬褒謚之典而司封職議贈録之恩大臣以天年終者則有司以計而其妻子自陳乞祈恩者爲多事下二部二曹職之故凡死者之功狀名行皆得預聞而論之祭與塟載在制令有品級等差凡計至者各以其階得之至於謚以易其名贈以榮其終蔭以録其後三者則不可以易得吏部禮部尚書摧覈死者勲賢名績表表可告于上者然後請之或請而輙報罷者又十二三此其大致也自余叨歷二曹前後僅六年耳而四方大臣計至者不下數十人噫何其多也中間勲賢名績赫然著於世爲國家寵重不獨以其官尊顯蓋十數人焉余每與寮長貳道之未嘗不揜泣長嘆也蓋所謂大臣者皆其踐敭之久積累之深以成其名樹其望致位尊顯可謂偉然一時之盛

而死然以死是可歎也況夫所謂勳賢名績赫然著者或
亦用而終屯或避讒而自引或難合而易退其去而老于
家也縉紳咸倚以爲重幸其未死而冀其復收
主上好賢求舊將旦暮召而起之以共理與化而乃一朝
忽然其可悲悼豈一人生死之間耶嗚呼若故大理卿沂
樂湯公者非所謂勳賢名績赫然著者耶公之捄行修潔
純懿足以當史氏之議而無所愧其中外之勞伐若寵以
榮贈而恤叙其後昆亦有以稱之而不爲浮直以一眚被
廢妻子徬徨不敢以聞于朝非惟不得其不可易得者而
祭與葬之合於制令者亦不蒙秋毫之恩是不爲可尤歎
耶公之位不滿其德用未究其所長評刑部之獄一不當
主上不勝慎刑好生之仁以爲失職怒而黜之固非有大
過得罪於上也當時與公同以獄事被譴大臣不下數十
人　主上仁聖慈明惜老成棄舊過蓋十數人者已録用
其一二無所疑滯然則公之始終固已暴於上心亦旦暮
將召而起之者而今不幸死也豈非命耶公之孫世賢集
公所爲詩文若干卷將梓以藏于家余受而讀之因謂世
賢曰夫公之赫然著者固不待文而存也然公肆其平生
之餘力以發于聲律文字之間又深厚有體而極其思則
斯集也世將寶而傳之豈特可藏之家而已哉惟公之存

不假於文故余叙公之集亦不詳於文而戚戚於人之云亡庶後之有志之士欲論世尚賢者於斯言有考焉且以致予之所感云耳

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序

萬楓潭先生譜其族原所始徙自鄱陽當宋之盛時而詳其事則自有元以及我明之世益信其所知而不爲誣也譜成念族姓之繁不可家藏人挾則必有不得見譜而忘其所從來與所由分者多矣非所以厚敦睦而興禮義也刻以爲編使人得有其譜而萬氏之子孫雖世世逾多無有不能知其祖者矣此先生之大有功於萬氏也其所自序則退托其成譜之勞而推本於父桂亭公祖慕筠公與西族松竹主人儆齋二公又先生之孝之讓也刻成題曰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南昌著其邑也二溪則其居地之號也由鄱陽以來南昌卜東西二溪而宅之故南昌有東西溪萬氏而一祖也先生之學方行於時進用顯融以施及天下固有日矣宜其志存乎事功心營於民物而所以貽厥宗謀以爲禮義興起之本者其用意至而爲力勤如此是可謂難矣二溪之族以萬爲氏萬盈數也命物之多以萬爲凡遡凡之始以一爲首由一而下分布衍別於其間不知其幾而後至於萬反而歸之歸萬於千歸千於百歸

百於十而一者夐然獨立於其初明者觀之非獨有斯一也而後得至於萬而茲萬之多莫非一者所拆之位苟悉乎明者之所觀良可命萬爲一故雖多而不迷其統彌遠而不失其宗二溪之孫子殆數十百推其盛之所極不究於萬不止使皆知遡一而求之則禮義之行不待教誡期約而自勸矣由是一祖也以有萬其子孫此其係乎天者固先生之所望而非其所能爲也使是有萬子孫也而皆知其有祖在乎人人之篤倫叙而厚恩紀此固人之所宜爲而先生之所欲與族人勉之者也倫篤而恩厚則人將有必於天而天且不違乎人其爲繩繩振振而至於萬又出於人之所能爲也吾由此以知二溪之族之盛果不至於萬不止也先生乞序於予久未有以復也請以是復於先生其以予言爲可哉

方氏族譜序

士大夫仕於時智足以濟於事情足以周於物雖其踈且衆而力足以及之與之同其吉凶之患退而考其行於家則有其同姓之親而恩禮有所不能及者豈其性之不至哉咎生於知之不遠不能原其所從生則其先世之名字爵謚年輩卒葬有茫然不能言況於追其不泯之魂魄精氣於冥漠之表以及其所欲慈之孫子其分布繁庶能否

不相逮憂喜禍福之殊宜其有所不及也已降之世常有康濟之功而鮮惇叙之化士之生於其世不憂乎民物勞烈之難而病於宗親誼行之不足嗟乎近者不親不敢及遠而士大夫所及之反若此宜思所以易之矣欲易之未有急於知其祖之爲可務者也族之有譜蓋昔人所以推本由生綴屬方來而所以言其祖者其術莫審於是而士大夫多忽焉則其於祖也不能知固宜皖城天柱峯之下蓋方氏之所居其族指最繁而獨以同姓有恩禮著於郡中爲名門以吾所知能有以及其宗人而使之知以恩禮相聯序者乃吾同年方君克也君嘗示予以所爲方氏族譜觀其書知其心於所從生最隆不以其泯然既亡且遠而遂與之俱息故其載之之詳繫之之久一指掌而死者若臨於其上陟降於其左右生者之長幼若同堂而處比肩接膝而坐行拜起於跬武一席之間油然之意可以觸目而興也君之所以能及其宗人而使之各有恩禮者非以有此具也耶君始宰貴溪桐鄉兩縣今爲守於泉州百里千里之地有民而治之其慈愛忠利之心愷悌嘉樂之政不啻父母之於子如君所及之遠可謂由近者親其施之有本而出之不倍者矣嗟乎世之士大夫於同姓之親有所未至而智慮情欵足以及於人其意氣之盛才力之

偉有可喜耳豈所謂康濟之功哉由其施之無其本故也由譜之亡而惇叙之美不見於俗此士大夫之所易知也由譜之亡則無可本以爲施至其勤於民物者而不足以爲當世之勞烈則士大夫之所難知也是豈可以忽哉故予序方氏之譜云然庶有當世之志者有興於方君而知譜之不可忽也

唐荆川文集序

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爲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悦其說之博雅而慕之如不及

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爲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於今爲烈蓋其盛如此晝長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之爲友又得一人焉毘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爲淺深言之所成於

子游孰爲先後有不可得而辨者矣君仕爲翰林編脩復爲　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已之志棄去不啻敝蓰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闢夫媮懦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之誚上下二千有餘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爲過也季札之生其國雖尚陋然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爲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獨起於千載之後追二人者而與之並豈不爲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將進而不止其爲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如此已可傳也無錫安生如石子介慕君之學得其所爲詩文彙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生之趣尚如此豈凡人之所及哉

鳥鼠山人小集序。

昔季札觀周樂至於秦風知其聲之夏也卜其將大歎其爲周之舊其大也已信於他日矣然觀車粼駟鐵小戎無衣之詩蓋戰鬬殺伐之習胡云周之舊也彼皆負堅操銳之人發乎性情播爲音節莫不有賢士名卿之風於此見文王周公之化之遠而詩之爲教亦弘矣至於專精果毅敏於有爲而不媮則深厚之水土不爲無助自秦之大也邠岐豐鎬之間率謂之秦而故名秦者則西傾朱圉之所

表汧渭之水之所從流也由周以來至於今涵育震發宜不陋於非子秦仲之時而風未有聞於中土慎中蓋疑焉迺今得讀中丞可泉公之詩中丞於詩甚宏深慎中不能測窺而知其爲周之遺也深厚之意於是乎生用其專精果毅之力致之於學漸服先王周公之教文以澤其質律以諧其音彬彬乎何聲之富也夫風者物之所由動也故或萃或散故有衆人之風關乎一國亦有一國之風繫於一人以衆人係一國者其觀也於國其士也於人今有欲知秦中之盛係一人者其觀也於國其士也於人其士也於國以一國且美者舍是詩其何觀而公之位望行業將益光顯於時以昌大其聲也必於是乎士之慎中南方之鄙人也不足與於大風之觀竊嘗從事先王之教學周之文而得其所遺蓋歎周道之不亡者微矣俗學溺焉而不談談者又陋於爲詩曰無與於斯文也嗚呼其不達於先王之教周之所遺者宜乎微矣於讀公之詩幸周風之猶有存故本而言之以廣學者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二

序

雙溪杭公詩集序

自予結髮登朝則知有所謂杭雙溪公矣去年秋謫判常州謁公於義興之第因拏舟泛東溪訪張公善權二洞由西溪泛舟而旋于時山明氣肅霜落水清相與把酒賦詩以為至樂始予以公年高長者意其倦於杖屨之勞然公顧健步善升足之履也無所擇而其移若翔據高臨下憑曠以望遠指顧揮斥蓋窮見秋毫之末而接乎飛翼之所入其高談濶辨扣之而應酌之而不竭若鍾發而泉出也

予廼嘆曰公真所謂儒人耶何其氣厚而神完也夫昔之爲詩者莫不憂幽怫鬱滑和搖精至於嘔肝喪魂猶不能工今公之神氣其厚且完如是廼以能詩成名於世豈不難哉公曰夫所能詩者豈誠使人攻苦勞極至此哉亦各隨其才量之所得而發之於性動於其中觸於其外固有不得不然者耳故吾之於詩少而習焉久而專焉老而篤焉然足以爲吾樂而不能爲吾困也因出其集若干卷示予曰君其爲我敘之夫以予慕公之名積於十年之久一見之未能令乃得從數日之遊與聞一言之教又得讀其詩而託姓名焉豈非予之大願哉予初入縣至義興入其境顧而美之曰此非吳地與何其風氣物象不類吳中也及其縱而遊之益以得其美焉其山水之勝者往往幽邃而曠遠明秀而靜深至於草木泉石亦皆發色含氣而有餘光與夫澶曼綺美腴衍而澤麗者大不同焉予愛而異之意必有魁奇特拔之人應而出者以鍾其美而圖諜所志秖著其爲幽人隱士棲遁之所宜予疑而不能釋也及讀公之詩乃欣然得曰所謂魁奇而特拔者其固在此也夫公之詩雖製裁錯出律調不同歸之嚴整雅健體高而意正音舒而節越有前世作者之風無有乎嫵媚之習粉澤之飾豔妻蕩子冶遊淫詐之思不奸於中誦其詩不知

其爲人亦可想見其爲美士君子也此豈可以強而致哉
蓋其所鍾者粹而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名而無所汨亂於
神氣豈與畸窮憔悴之士同日而談耶始
敬皇帝時治化熙洽士大夫爭以名行相高天下敦龎無
事士者樂於閒暇而有和平之風故得大肆於文學其時
北地中原江左卓然名家殆十數人江左則徐迪功郎禎
卿顧中丞公璘與公爲三人迪功仕宦最窮而早死二公
獨老而大成亨遐齡至大官歸焉爲江左風流之宗其清
德偉望宜於表民用世雖退而老于家將必有待而起何
其盛也予自毘陵入爲留都戶部員外郎持謁通於顧公

一見而驩因以論公之詩之言質之顧公曰是也遂書以
復于公爲雙溪詩集序

顧洞陽詩集序

剛柔舒促淫濫泰約之變人之性術情好動於其中而美
惡之形成矣因形以有聲而得失邪正之言所由以出人
之居處有養而踐歷有習拘焉而不備則於物之變有所
未嘗性情之動亦曲而不中羹藜含糗者固不可語膏粱
之豐旨而飫於珍滋之豢者亦豈知蔬茹之有甘櫛風沐
雨勞筋憊骨之夫孰知廣厦細氊安坐徐行之爲適而雍
容都雅墮弛其四體者與之談郊野道塗勤動之故則不

省其爲何佚樂憂勤之境士大夫居養踐習之所閱蓋有終身由於此而不適乎彼者矣故人之爲言其出於剛悍苛促困濫苦約而無聊者必其閱於憂勤之所爲而狎於佚樂之習養者常柔駑舒漫泰肆淫靡而不知節如是者莫審於詩久矣夫和平之聲不聞於時而士大夫之能美其言者少也毘陵無錫顧洞陽公好爲詩其學於古無所不窺而皆以資爲詩詩日益工好日益篤雖晚而不倦積日之多其詩至千餘篇可謂富矣約乎禮而不迫優於興而不放文質相宣華實各得誦其詩不知其用意立法之至者亦悅其有和平之聲洋洋乎其可愛玩而詠歎也公

所居天下所稱華潤膴厚處也故宦家而先世獨贏於財士之起糠糲奮蓬藋惡陋鄙樸而崛興者非公儔也仕爲行人爲郎爲郡守以至外臺副使彌尊顯矣其爲行人以諫忤康陵繫詔獄杖之闕下僅而不死爲郡始爲泉州起復爲虔州皆限帶嶺海荒阻險側崎嶇而詰曲又儉窳鹵确仕所不樂往爲副使乃在珠崖大海島上亂巨浸犯驚濤而後至其境毒霧盲風炎厲怪棼之聚故漢所棄地也身外跡遠有蠻夷雜俗之治事機合遝而禍變反覆畏讒慮患焦仡造次而不得休其嘗乎憂勤之變熟矣生於佚樂而行乎憂勤所養不以勝其所習而所習有以充其所

養宜其爲言之美如此蓋性情之效而非鎔鑄意義雕琢句律之所及也世有履憂慶勤而悴瘠都俠樂而宴愉其性情不中甚矣顧妄意於公之爲言又烏可以爲美乎公守泉時尋新以迎婚乞歸待公公詔以詩尋方讀李杜詩未熟也公數數談建安正始之風尋退而購魏晉人詩讀之然以尚少不能解其旨未敢有所請今乃得閱其集而序之信乎公詩之美蓋有得於魏晉也尋序公詩獨論其性情之效以著其所以能爲美者非苟然也然尋固所謂履憂勤而悴瘠者雖能知公之詩而尤媿恨於不可及也

巖居稿序

巖居稿者吾同年無錫鴻山華君子潛罷翰林家居所著詩也丙戌賜第當今上圖治之始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繡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於是選其雋彥養之館中得二十人蓋其慎也子潛與姑蘇陸浚明袁永之橋李屠文升在選中尤以才名最於同館皆吳人也會大臣異意正邪相軋之機未決朝議靡所定館中所養並除他官無復留在翰林者浚明永之又以譴謫久廢而子潛與文升最後乃由郎中改授脩撰陸袁二君廢既久著書益多君與屠君以文學進用清顯爲上左右顧問講讀之臣復善爲詩歌而吳中之才雖或廢或用要爲有盛名於時然文升竟

以疾自免君亦繼以讒貶自疏乞休詞學之士反錮於右文之朝良有不可知者昔之以才困者往往挾持所能之過憑恃傲睨以干世怒而犯神之所忌故不有忤於人則必有畸於天而諸君無是也君尤冲雅惠良不以才智先物厚自處而薄責人有君子長者之風而亦以不容嗚呼其尤不可知也夫永之文升既長逝惟君與陸君在耳國論方明論思潤色之託宜無踰君當有圖及此者而君所爲詩顧洒然自立於塵壒情累之表意象之超越音奏之淒清不受垢氛而獨契溟涬若木居草茹服食導鍊淪隱聲迹者之所爲言非世人語也豈其果於自廢不難與世絕無復有意於世用昔日急君上憂民物之志悔其非計而翊贊黼黻之盛如浮漚蘁夢永棄而不顧耶嗚呼人方有意於君而君乃自絕於人其爲皭潔肥遁而不汚乎其亦懷奇抱珎足已自好怨而不怒也予知是詩之妙含藻發擅長而成名其所以自悅者固其所以自窮歟雖然士之得志於仕顯融尊貴者未嘗一日無於世而半語片言合乎古而可傳於人者不輕使有之也君雖以詩自窮其又何憾民物之事功惟其無意於爲之迫之而後起爲之而必成逃世自足者人將求之而有意於千世者不得也君豈終窮者哉予既爲此序遂書一通以貽陸君共評之

當以予爲知言也

沈青門山人詩序

往予聞沈青門於顧東橋公談之不置以爲江湖詩人第一流也出其詩卷觀之卷中既多佳句又工爲行草書相與覽賞嘉歎久之而罷知公不妄譽人也是時青門名已盛士大夫折節下之或忘形迹與締交盟且滿海内予始從顧公所知之予則陋矣轉徙宦跡數年斥歸閩海上無由一見其人今年冬君裹糧南行踰嶺遊武夷度三山入清源訪予草堂彼此如舊相識予所以驩然於傾蓋之頃以在金陵顧公所閱詩卷也君顧謂斯行獨有意於予再見則出其集曰吾詩非得遵巖一言未敢以示人人嗟乎余喜觀君方窺其笈冀見一二而恐不可得乃辱不請而盡得之駢珠編玉奪目駭視酬接之不暇連數旦夜不廢而後帙窮何其快也夫江湖之人羈窮自放出於無聊不繫之跡抉斥物彙迄觸景光春撞其鈎棘之腑腸擅極工苦驚人口頰而施於廟朝則見爲瑣迫傷劌而不可居觀君樂府古詞雜詠遊適之作近於工者之詞其所處固然也至於覽觀京都恭睹今上制度禮樂之鉅盛擬爲應制之篇形容功德頌美掞華麗而有則誇而不浮與學士達官雍容司存蹈巍要而毘清切者競其體況豈材之兼

者固不以所處自爲限局與錢塘繁富明麗江南一都會也君生其土而故少司寇省庵公之季子也習其家學資聞廣益闚國家之光而講中外政俗之變亹亹有倫非生於窘窶崛側者比也則其長於彼而且兼乎此有不足異也予獨有異焉君恂恂恭敕風致藹然其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溢於聲律之外如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欵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槃招他人以歃徐出謾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燕市擊筇髮上衝冠使人讀之馮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雖託以爲佚而雄心佚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窮者之於詩雖腑腸鈎棘以艱拂工苦擅能亦資磊砢骯髒之氣以倡其詞一日有引而置之在位投筆而起不難立當世之奇功君知已盈海內徒以爲詩人而已無復有意引君者而君亦且病矣斯落落磊砢者將何所洩越其亦日磨歲鑠歸於澌化已矣予叙君詩既論其所長以啓衆人之好又慨其昔壯而今憊也

碧梧軒詩序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貧賤宜也又何怨焉才足以用於世貧且

賤焉其愁也宜也言之所寄出於不平煙雲水石蟲魚鳥
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怒之物寫而爲詩皆不樂之旨是其
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與淮府儀賓上海李
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
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冲融寬暇而有和平之
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
用於世者而魁傑崛宕之氣揉磨鑠革至於化盡無所復
存其愁耶將其安於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爲放其志
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
冀之中猶萬有一焉終不以爲不可復爲輟其冀之之心
而漠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
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
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
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其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
角其愁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
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
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
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
佚樂競爲綺豔腯腴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
喜爾君獨深沉寂寞畜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煙雲水石蟲

魚鳥獸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其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大有所不釋於貴富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君以醇學篤行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五子詩集序

詩之爲道誠深而其事則微矣櫛字訂句協比聲律使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諷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至然名公大人有鴻烈偉業章施當世者常患不能徃徃竭其平生之勤爭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不克快其所欲而野夫田父閨人孽女縱其貪慕憂思之所感託類切物以詠歌其志者輒造於精微蓋其道之深者寓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觸於物變雖其轉喉掉吻衝口肆意而欣戚促舒中挑外引每與深者值嗟乎是亦可怪矣其事之微雖當世烜赫巨力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焉茲詩之道所以爲深而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予性喜爲詩幸其材不合於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表

見又天誘其靈異於匹夫匹婦之愚於其道之深偶有所
明間獨好採風謠俚誦察見真機以攷俗化而驗性情而
田野閭壺之聲未見有值於道如古國風所列豈其流行
於天地之間者未常泯滅其動於人而觸於物者則有時
而絕邪意必有奇節怪行慷慨磊砢之士不涉聲華隱於
酒奕混於屠釣忽慙傲睨相與作爲語言嘲侮風月彫績
草木以泄其氣而樂其心則不泯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
存乃今得所謂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各有奇
節怪行既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於此互相吟呼唱和以
爲極懽傍觀皆笑爲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獨喜自得不
顧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值焉居常所意不謂
一旦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歎此道之將絕而僅有寄
於斯人也欲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畢其力以追古作者
之盛五子不予疑也予今所讀詩皆五子初作已可愛悅
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輟其能追古作者而侔其盛予亦
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汚利祿直以
早廢因得久窮尚冀斯道有成如五子之窮特甚予安能
極其所至哉然予又以悲夫五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
以事之微者成其名也

名筆私抄序

臨川曾元山公按閩之暇閱境內圖籍取其詩文之有關於風教者命使抄焉自唐宋及我明前後作者若干人凡得詩文若干篇名之曰名筆私抄公既自爲之引以見其所取之意間遣使至清源山中以其編示慎中曰其爲我序之慎中跧伏林谷雖甚荒陋耳目不至無所見聞竊嘗講公所以按閩防範嚴密裁斷峻飭有法家之長而器度深宏體要簡正有儒者之風閩人歷數御史按治之賢莫公若也意其操三尺以繩一方之枉邪而激揚百職之濁清以六條決事幽無遁照巨不失奸宜其精乎法家之所治而胡藹然有儒者之風也及觀是編則知公之學自有所在而法家之長皆出於儒學之用非如世之明察剛決徒有政事之材者比也閩事之載於編中諸作大則山川之表會州野之分畫官府之建置學校之興修祠祀之秩文而橋梁溝塗臺亭館囿郵舍障戍廥廋之細皆作者摧揚發揮之所及蓋一方之政俗在焉風氣之淳薄吏治之隆汙民生之休戚地力之舒急財計之詘盈人材之盛衰防禁之完窳何者不入於公之心臨之再朞見於予奪勸戒之際其亦詳且勞矣作者之所悼傷譏刺則公之所戒而奪者也其讚誦倡明則公之所勸而予者也作者之所載若有以發公之智而公之所治若有以得作者之情公

之治非有所資於諸文而作者之文不可謂無待於公是編之抄非直適暇裕之頃博閱旁採有簿牒之餘力以廣涉泛娛煩倦而已也抑公所抄雖取其有係於政俗之教者先後七八百年之間閱採畧備而於學術源流傳承之統尤致意焉蓋楊羅朱李四先生之言雖其非爲閩事而發者不在是編而尊尚推明之意將以見夫同時與後來諸人之作皆嘗有得於是而必爲四先生之學之所不廢故得以其因閩事而作之文並録而存焉可謂多而不失其統雜而猶折以衷又非苟爲好悅而已也慎中既廢無所用獨好觀古人之言窺其大義微意之所在而多用以資爲詞章方追悔其所爲求將有進於是者而闇弱未能也因觀是編竊有感焉遂序之以寄吾志且復于公以爲何如也

易學紀成序。

古之得罪於君已失其位而猶不絕其官以摧苦戮辱之者必得險惡罙邈之地如韓退之陽山柳子厚柳州歐陽永叔夷陵是已其地如彼其人亦皆顓昧椎魯鳥獵而獸獝莫可與語者如對木石之居而泛毛羽之羣退之在陽山僅一區冊文采材質未有以動人者而數與之游不忍舍去子厚永叔得吳武陵狂生田畫秀才皆客游之士其

拘陋寡獨若此宜乎人之不樂而謫居之所以爲困也方其旹誠得地不惡其人有可與語者又當負慝含瑕畏譏防患晦其跡惟恐不幽閉其聲惟恐人之聞也安能與其人相講以樂以廣其學而昌其說耶以三君子之所處有以知吾三洲章君之樂也君以名御史在職過直不爲有勢者所容奪其職責授推官蓋所以摧苦而戮辱之也而君所得郡乃在莆陽莆陽文獻爲嶺外最盛處視中州不啻加之其人皆可與語者其秀者尤好學而多文而君所以出非有罪過獲譴於上不待深畏謹防以自閉匿君於經無所不學而獨深於易莆陽之士於經無所不習而獨

缺於易君廼樂以其所得爲莆士講以補其缺君既與有勢者相失特困之嚴久不爲徙於是所以爲莆士講者得專以熟士之聞其講者亦洽以固其旨趣融通而文理成就非獨苟補其缺以具全經方與其素習而舊有聞者頡頏而起而未知其先後也方有勢者以事出君意君且不得其官有不安之心而無以自樂其愛君者方且爲君有失而孰知其卒有以明其學以廣誦訓而成材美而收士作人之效從容於文法體勢之表若斯其盛焉君於是所得多矣夫豈有所失哉三君子於所貶地皆未有以教其人其地之人又以遠陋不足以知君子而陽山柳州夷陵

至今猶道三君子者其風聲氣槩久而不泯也今君既有以教莆之士士皆好學而多文能言其君子而茲經之明日伸月引君之所道說於莆者其有已哉

易學經義考最錄序

昔宋王荊公改科舉法以經義易詞賦其意蓋將興正學以成實材而當其身已有秀才變爲學究之歎元祐諸公深咎其弊欲反其所建置然止於兼復詞賦而經義卒不能罷也方經義未行大儒程純公看詳學制其說固有不謀於荊公而微合者經義造士意良美矣惟公力能行之而竟以自悔其不足以造士之効又可覩也元祐巨公於熙豐之議非盡排黜不止而於取士顧踵其所自悔之法豈其果不可變與行之既久碩人秀士往往出於其間而其爲法之弊日以益甚如淳熙大儒朱文公貢舉私議斥其爲經學之賊文字之妖與夫賊中之賊妖中之妖者是尚得謂之治經學文作字也哉然上以此取士士以此應之文公亦由此以出同時如張南軒呂東萊陸象山陳止齋諸先生莫不由之而昌陳二先生尤號爲舉業傑工所至居官任職或退而家居猶以此教授其徒是雖不爲經賊文妖然亦豈能有所改革其體與其意哉是以文公私議雖於時制之弊斥之甚至其所自爲議亦不能大異

而亟反之也今日經議所謂各依章句必守家法者已稍合於私議之旨而學術之卑人材之下又有甚於宋時之所患者豈法固無有善與不善而在於人之爲之如何耶余往備員禮曹預聞當時教學取士大指嘗佐禮官原本上意作爲訓詞以戒曉風諭天下學者其後視學山東其於興正學成實材竊有志焉顧其志有餘而力不足又不得久於其職雖其不足者亦有所不得盡每心愧之予觀私議其於治經作文固有所科條潤飾以爲淑勸之具其本在於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以專教導而余非其人也憶在辛卯歲受命往柄嶺南試事便道之家其時潘樸溪先生爲督學使者而章戒菴徐少湖二先生以臺官館職謫爲建劍兩郡推官並以所學獎誨生徒三先生皆實有道德者也閩士變動興起之盛莫踰於樸溪爲督學時其美不獨在經學文字間也今興化節推章三洲君遷跡與二先生同職事分守之外於士蓋惓惓焉謂莆多士甲於全閩而易學獨鮮遂出所學而教之日課月校勃興蹶長因裒其文以考其業之成蓋其信慕之至故其習之者衆進之者敏如此也今章君方佐莆而吾同年南昌熊愚山先生實來督學於閩所謂實有道德者也閩之士不其幸而莆之士不其尤幸與夫不越乎治經作文之業而可以致

興正學成實材之效不至變爲學究如荆公所嘆經賊文妖如文公所斥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知本原如文公所期予將有望於閩之士矣其最先而獨盛者必在莆已時文之行於世觀者徒以爲希世決科之物苟足剽剟附離爲徼得之計而已宜其術之卑材之下也故余論之特詳使學者知其所係之重無但以希世決科之物視之庶乎其有益也

義則序

永嘉項甌東先生取本朝會試及兩京十三省鄉試諸録四書程式之義擇其文詞之美而義不詭於傳註者凡數十篇評而著之凡作者之意所以然與其體之所宜爾疏剔闡發爛然可覩義之爲文其言不踰數百而其首末具有定法宜無所藏其變由先生之評觀之則其正反開闔抑揚唱諾順逆周拆騁控張歙其變不窮而文之情狀極矣不徒使觀者悟而知向思焉而有獲而作者亦復躍然自失能自爲文而不能自言其文之爲如此也噫何其精也其文如此而其義歸於不背儒先之訓解以達乎聖賢之旨而可以爲治此業者之法故名其編曰義則先生之學最爲明於朱氏之說而得乎孔孟之所以言者其爲舉子業洗刷凡近探快宎奧宜作爲程文以式後生而其所

守職事與試事不相直不得用其文於程式其所自爲文學者別傳之耳先生所至於職事之外輒有以教學者而黃生日煦孫生振宗實始從授此編而卒業焉二生以呈郡博士紀君博士以呈郡侯方西川公曰不當使治此業者人挾一編耶於是義則之編刻成予覽其書而序之曰射御小藝也而泰豆丼繩以名其身而傳後世由得其理也其視御轡弓矢若被服之具食飲之器而省釋於百步之正先後乎二十四蹄之間若食飲而被服故可以閱壯老而不厭事物之萬方列乎前而不爲之變而衡靷之工苦馬之駑駿弓矢筋角笴鏃之良惡端衺可以手揣而知目逆而辨也其語人者法也而所以能得其理者惟精者然後得之彼所以習其徒於足目使之行乎獨木之塗承乎牽梃之錐而驂騑不陳於側侯鵠不設於前蓋其未撫六馬而所以馳之者已具於足未揖二耦而所以中之者已存於目故能總驂騑而不亂當侯鵠而不失是編也亦先生之所以語人者也是不亦題工苦駑駿之書而記良惡端衺之策耶尤在乎精者自得之耳然吾聞齊扁之爲輪也行年七十而不舍椎鑿其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非爲輪也道也故其老於斲輪而不名爲藝有精於是編者既得之矣尤宜以是觀之嗚呼是椎鑿也偃師精之以爲

遥巧而齊扁以爲道故吾序是編既患學者之不能精而
尤患其徒精也嗚呼此不亦先生之心哉

序

贈憲使陳中川先生之任汴藩序

余讀虞書至於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之文想慕
其肅讓和穆之美竊見古人仕不忘學而進德於在官也
夫六德之多固三德之所少三德之有或六德者之所
無彼以其多寡有無相師而日益焉則古之君子蓋未有
不全於德者矣然猶於服采在僚之日得之其職事之交
勉踐行之相觀精神之感而心術之示急乎治已而幸於
近人樂於得所事而憂其所不至莫不忘其身之所有審

乎位之可居和穆播而爭戾不生肅讓之興而妒娟之去亦其固然也今之士者多儀密節趨走揖拜之度之所驅束苛文峻體簿牒程課之責之所侵加其繁難習而其變難遵也則夫職事之所勸率踐行之所切摩固已淺矣而利害得喪愛憎毀譽足以陷溺易誘之心攻奪未定之見者又不勝其至前傾危之俗成嫉妬之機長所謂精神心術之相感示者不復可見故入官之途爲喪已之階名位愈極而形驅志慮棄壞方盡嗟乎今之所以進人而用之於家邦以責其亮采浚明之効者固非夙有日宣祗敬之實者也所以損之使不得成又若此宜乎成材之難而有志之士深病而欲逃之也余少未有聞而早從宦方圖進其所學又恐恐然有今之憂其來赴齊臬也幸而得從諸君之後諸君皆今之賢者而陳君獨爲之長其賢尤爲諸君之所事陳君之德余不能列而稱之其積之也厚其發之也時和平中正視虞書所陳之目其不備者亦鮮矣余朝夕事之扣其所積察其所發求所謂和平中正者擾其偏駁拂戾之氣矯其背馳沮迕之行德之多寡雖不敢庶幾亦將自是寡過以免於戾蓋不越夫儀節文體之間而所以勸率切摩者不爲無助至於精神心術不暴而可喻無間而易知足使傾危嫉妬之夫聞之而愧雖以余之愚

君亦辱有取焉顧相從之日淺遽去而不可留也不能不致恨於奪余所師而介然于懷諸君之事陳君皆爲已久其情益篤其趣亦不異於余也於陳君之行咸謀所以贈之以泄其不忘之思余於諸君齒最後宜任執筆之勞也故述其趣之所存以明諸君之意其所眷眷不能釋然於茲別者非昵繫之私因以告夫豫州諸君子使知所事且勉夫有志之士欲求學於仕者知今之爲僚猶有可相師以有成如余之所遭無所用於病而逃之也

贈別王在菴先生拜官去齊序

學之不明而道之不行也非夫蔽焉而不講置焉而不爲者之爲患而講之而不篤爲之而不力者之爲患嗚呼彼於聖人之道既曰講之爲之矣夫亦不篤而不力焉耳而卒以患道者何哉負之以莫大之名而莫揜夫不繼之實則叛者之所從生誘人以其異趨之景而自見乎不能至之形則怠者之所以益固士之矜車薪之火之功而富於荑稗之用者反足以自安而不遷率天下之人樂他技之攻甘背大道者非由此也夫今之爲士者少而誦聖人之言資之以文其身而得志於時効當世之務從有司之政復治聖人之言不舍焉蓋鮮矣而講之爲之者又以不篤不力爲道患聖人之學其終不明於今乎非卓然有志確

信不惑者何望焉吾友王君在叔生於絕學之後流俗之中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已責行足以信其言故講之也篤識足以致其勇故爲之也力童童乎有可繼之實必至莫禦之勢不爲崇峻垂異立已之名而示人以景是非卓然有志確信不惑者歟破叛者之口作怠者之心相與舍他岐而遵大道豈不在吾在叔乎以是知正學之可興而賀吾黨之將盛也聖人之學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世之不易非惡而禁之也在我者有不可變焉耳名之不成非辭而避之也在人者無得而稱焉耳七十子之徒若由賜求赤游夏諸賢各以果藝敏達禮樂文學成名斐然日童而仲尼獨許如愚之回曰未見其止如以其可稱也則是諸子之進而顏子之退也嗚呼孰知夫諸子之所謂進乃顏子之所謂退也哉耳不可塞目不可揜口不可閉手足不可格接而繫維也四者之非禮而皆曰勿之視聽言動焉天下之物固有不能干吾之聰明而亂吾之聲氣者矣道之可以跡述而言效者乃形氣之末而非精微之用也而欲一二守焉恃以無變於世鮮不爲所拔矣道之在天下非一二人而有之也在叔其烏得獨講而獨爲之乎然則予亦安能妄言之而諸君亦安肯妄聽之乎故書以贈王君因以自勉且質同官諸君以爲何如也

贈雍里顧先生視學河南序。

古者天子諸侯自國以至州里莫不有學自司徒以至比黨之正族酇之長莫不爲師博置而嚴選事尊而任恒其立之爲師而以道得民者皆其父兄長老所與同溝遂川涂之人也耳目便於相接之親志意發於時觀之素其術則別之以詩書禮樂其德其行則一之以智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恤習於口而被於躬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淫詖之言奇衺之行無由出於其間凡可以爲天下國家之具必在於學士之由學而出者皆可以爲天下國家非必上智大賢苟不至於下愚不肖於道皆可能而知也雖設爲不率之刑有嘉石之坐以起愧遠方之屏以見辱然蹈之者鮮矣由今之道則里鄰之長以至郡邑之吏有得民之任者其職不主於教而詩書之業獨領在學官畀之甚易遇之甚卑天子所遣視學之臣持憲而臨督之者分道而處屬城滿百則古者公侯伯子列爵而守之國者數十也學者之多則司徒國子秀選之士不逮其什一也色貌不詳於目聲音不接於耳其所爲教不得不倚於期命章條而去古已遠無復先王之教法禮制自拜揖坐興絃歌誦舞盡出於簡陋之習歲試月校不越乎方尺之簡十百千言之篇道德典常之大脩身以爲天下國家者棄而不

治邪說誖行搖於耳而詭於目無畏於見距而方盛於有
述其爲苟且繆悠如此而望士之志道豈不難哉悼世君
子往往議於更制定法然法終不可定而制終不可更所
謂教與學者又未嘗一日廢於世法與制之不可復而教
與學之未嘗廢則苟且繆悠者徒相循於無窮嗚呼先王
之道行於教法禮制而其本出於人心非能作其所本無
揉其所弗順也不反求其所由生而致咎於不可必復抱
空志而忘實功是使豪傑之士無由興於文王不作之世
也今之君子有化民之志者可以反其本矣吾友雍里顧
君中介而外溫行峻而氣和志於拔俗追古見可而後言

擇地而措足與之居久不渝乎其始而外無有飾於其內
予雖欲求其間以致忠告效他石之攻卒莫能得其疵也
奮乎百世之下而興於文王之教君顧君非所謂豪傑之
士歟其往視於河南也汝鄧鄢謝則文王所化汝墳江漢
之域也河朔黎水瀍澗之間則周公所營以定殷之遺孽
庶頑也方當盛時德之所刑足以變淫女頑夫故閭巷之
游女有不可求之思逋播之衆式化于訓以有可彰之善
及其衰也則征於鄉而羣於庠序目爲秀選之士者反不
能有成豈其性然耶嶽神河靈厥產維良必有豪傑之士
克承顧君之美而興者顧君既以所履之素暴於人之覩

聞起言前之信乃始爲之闡明正學開其不慮之知使各得其本蓋有者未嘗可亡順者不假於強則先王之道其行且明也必由土中始予於顧君之行卜之矣夫樂見斯道之興而致願於吾黨者是予之心也其身之不能而以口勗人是予之罪也夫

送史大梅君應召序。

今之仕者所謂政事之勤勩可知已俛首朱墨之間日出坐堂上左律右牒羣吏環擁鴈行以進旰不得食勞不得休日決獄幾何歲徵賦幾何牘有可書之功庭有可記之蹟顧其塵容俗狀拘迫齷齪而中乾外強翰墨之游適不知爲何物雖時去其四境而宿棼餘垢猶縈帶於輿馬之下峯巒之奇秀泉石之怪幽過焉而漠無所覩吁亦俗矣間有一二好事之士矯其爲彼而以吟詠之藻繢爲工登覽之意況自足以情高韻遠而踈於臨聽非惟不能免於苛譏峻督而滯獄逋賦亦何以自酬其職也所謂不俗者其失若此而彼又不免於俗豈不難哉以吾所謂松溪尹史大梅君蓋能異乎今之仕者矣君以奇才起東南藻妙擢發出於靈誘而維揚故東南一名都會也古文異書家而有之君皆得繙閱其間六經之元本莊老之玄虛屈宋之悲悼史漢之雄深宋齊梁陳之艷靡泛涉而該獵之東

南一時綴文之士鼓行竹素之塲倡和推挽必有君在焉未登第而文名已盛行於中朝竟授松溪人莫不謂非君所處且恐君之未有以宜之也君在松溪百廢且舉廩有餘粟圉無淹人以政最獨冠於諸縣而時出其芳標逸致於山水佳勝之頃一觴一詠絕去俗吏之態其才之兼美如此頃者璽書下徵蓋以風憲需之者也夫文章之士如漢嚴助枚皐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登金門直玉堂優游親近陪後車之乘出入芬華可謂榮遇然羣臣面折廷諍独稱汲黯漢武亦憚之與諸狎昵宴遊者不同君之才視嚴枚輩不知如何然不得預於文詞親近之列今以諫爲職其得爲汲黯時也君尚以拾遺補過爲忠務爲朝廷之所憚而無羨於嚴枚輩之寵也哉

贈趙眉溪君署縣代還序

有道之君子尊已而卑官將擇其大且顯者而後爲之耶抑遯其身而終不爲耶終於不爲與擇而後爲非有道之所處也如是則奚以尊其身由其貴乎已者有道焉爾下位何必非君子所居居焉而不以憂且援亂其中斯謂之君子矣其位卑其道尊其所貴者有在也誠內有以自貴雖居其官而卑也尤不敢卑之以爲不足有事形體之勞志慮之專仡仡焉殫其力於所事不敢少忽故士有傲然

睨王侯公相如九牛之毫不足屑其一眴而殫力於一職之細不啻持玉寶龜之重如將不勝道固然也嗟乎高矚盈視耽然置王侯公相之尊不介於目人知爲君子之尊其身甚白也劬形憊思於一職不耻猥冗而君子以爲我固尊其身非有道者莫能知也泉州府檢校趙眉溪君南海人也南海五嶺之表而君修於庠序發聞乎有司文華之光華節義之意氣宣暢在朝交之者益衆未通仕籍而四方之士已知南海有趙君也以籍就銓則當事有力之人莫不欲致君出其門下君泛然不可致而得戶部司務於留都其在戶部諸郎官之治曹事者莫不咨政質疑於君君一爲之盡或愧於不知而待君爲助陽諱其助而陰害其長君不爲防彌以是出爲檢校於泉州君徐就賤所親斂而不詘意下而無怍不爲諂瀆於上下之交而無所羨援乎爾我之際他人觀者亦知其能睨王侯公相而不入於心也然上之人勞之以事則東西南北無適而不之於中無怍其外不怒一日德化之民以乏令請於上得君攝之君往爲其民祛患興利民大愜所欲以爲百年來無有仁我如攝公者也而君所以劬形憊思修一邑之政者若其甚重是官也而不惜爲勤吾所謂君能卑當世之官以自尊者尤以是觀之始予謂君聲華之駿茂氣誼之膚

博信嶺表之才也及觀其所以居謫者而知君殆追於有道者矣是可敬也德化之士請於博士張東豐先生曰邑之民謂攝公仁我諸生則交謂能以問學德誼教我惟攝公也茲其代諸生未知後果能有立終當益思顧今無以爲別安得善言者爲攝公贈副吾黨之情於是博士率其徒來乞序故序

贈別郡侯俞蒲山公遷官去泉序

儒者之道與俗吏異非其材不同其器異也守官奉職則必有其事矣財賦之計是理之而已訟獄之造是聽之而已俗吏之所爲儒者亦烏能有以變替改革反事以施材哉然俗吏之於儒者於以相譬如措石玉間匹鳳鳥以雀鷃也亦繫其器而已矣且夫澄之而遽清撓之而遽濁者其所畜者淺而遇物易變也故其清濁反覆應於澄撓之間如是者其加乎人也其好也必有溢喜之形其惡也必有綦怒之跡其受於人也其順也必有驟中之入其逆也必有莫制之出其材之所及雖足以興事起功者然而雜陳皭然而多炫然乃乾強而寡味竭索而無餘光何也其器小也公儀休與李離石奢同列於循吏然李離石奢法理之長也黃霸與趙廣漢張敞同以治郡有聲然趙廣漢張敞幹局之任也李石趙張之所能亦公儀休黃霸之所

能也而公儀休黃霸之所能則四子者有不能矣是其所以爲異者也發憤思古之心覽古人行事有合意者輒低回歎息恨不出於其時而講服感慕於無窮如公儀休黃霸其人是也況於身接之乎況於爲其民與被其政而親見其道之行乎此余所以不能無言於郡侯蒲山俞公之行也公之爲政其据法守職爲李離石奢而約身循理則公儀休也應務馭物爲趙廣漢張敞而崇德教敦禮化則黃霸也渾涵包并坤洎淵邃如長江大河吐納元氣而歸容萬類注焉而不盈勺焉而不竭烏可得而澄撓之哉彼其無矜色而亦無倦容無諂言而亦無詑語立乎不倚之地而行乎無躅之塗動於靡出之門而藏於非閉之鄂此其爲器豈長於爲吏者可俄度而遽數耶儒者之用濶焉不著於世久矣公行矣行且躋崇據要用其道於天下非徒專於一州而已也公行矣新山顧公諗於諸士大夫曰吾郡有守未有若公賢者也其行矣不可以無贈而以其事委予曰爾宜爲文予惟公之爲政美善多矣欲一以述之非所謂識其大者也竊論其器以爲合於儒者之道庶乎窺公之大也既次其語以復於新山公公曰然遂書以爲送行序

贈徐潤濱先生序

甌寧尹澗濱徐君奉其親以如官邸出則治民入則事親學道之效達於四境而誠身之實著於一宮之內其著於內者所以速其民之信而達於四境者有以得其親之懽君子之仕而有以自樂莫徐君若也君顧以爲力奪於政不得專一親之左右以竭其養戚戚然若有所負而不得釋其欲致是官以去也汲汲焉若有所求而未獲士之出君門下者疑乎君之用心而莫知所以爲君解也予爲之言曰學者誦法往昔舍孔子何適矣孔子教門下必就其不足與其所長爲之進退不爲空言門人之問亦必不舍已所得用力而泛爲問辨徒滋辭說也方游夏二子以孝爲問孔子皆有以告之後之讀者能言其意蓋各捄其失而示以要也二子之有親在而後爲是問也可以推見然子夏去西河爲莒父越韓鄭曹濮不遠千里之路以從政武城在魯由吳而往蓋逾江濟淮挾旬閱月而後得至而子游安爲之宰意其不得御親以從也未聞孔子非之使子華於齊非不知其有母也而不憚於使之携顏淵以游於陳蔡而見止於匡亦知其父之在也朝夕於親之側以力養爲孝非孔門之所稱也孔子所以教人皆其所自行蓋亦有母在矣而車轍周游幾環於中國門人最以孝名莫如曾參參也以薄仕而親及祿爲幸其志又可悲矣惟

閔損拒季氏之使不及於仕必其擇於大夫之家自有義焉而非不忍離親以行也然與顏氏子從其師車轍與於陳蔡之阨豈其得常於親之左右耶舉此數者而孔門之法在焉游夏諸子之仕與顏閔之不仕也均未聞以朝夕於親之側爲孝也徐君之志知法孔子而卓然必爲聖賢之學無疑矣其仕其不仕自有學焉其學之至不至而孝隆汙存其間矣顧君所以自力者如何而謂以政奪養汲汲焉欲釋而不得至於戚戚而不能自解則可謂惑也已吾故爲是言寓君之門下士許大正輩以復於君以解君之惑志則仕與不仕君自有以擇而處之爾

贈邑博劉宦塘先生序

壯而好學命之曰日出之明老而好學命之曰秉燭之光蓋言時之難得而學之不可以後時也人方壯時視聽之聰明足以極其所知蹈舞之敏銳足以赴其所往及其既老聰明衰矣蹈舞倦矣欲有所知而思不足致乎其志欲有所往而力不足逮乎其心如是而用之於學其有難易也命之曰日出之明秉燭之光豈非然哉然壯者往往熒惑其視聽而入於邪淫辟其蹈舞而動於惡蓋其聰明之盛而易流敏銳之過而多放然也彼其衰且倦者其思雖不足以發然躭溺日損而視聽常專其力雖有所不逮然

躁決日寧而蹈舞有制是則壯者之於學固有所難其於
既老亦有所易也余早誤於俗學幾不能反行年三十而
始有聞退而家居以講於同游之間而劉宦塘先生辱以
講於予先生行年且六十矣睟乎其神其貌溺損矣而非
衰也肅乎其容其躁決寧矣而非倦也余固疑其素講而
豫養非晚而後學者也睟乎其神其一於視聽若因余言
而欲進於所知也肅乎其容其作於蹈舞若因余言而欲
果於所往也余於是爽然自失余之流放其耳目手足而
近於邪惡者既已幾墮而僅免而自有聞以來所以一其
視聽作其蹈舞者常患智之昏而不足以發質之弱而不
能以有逮也使其侵尋荏苒以至於老也又安可以庶幾
乎哉以余處人之所易而其患如此知先生處人之所難
而不自以為難為可壯也先生在職九年當課績於吏部
且有加職而復為人師也諸生樂其教而安其師不能釋
然於其將去謀余贈之嗟乎余學之不進也而何以贈先
生惟無忽其時之暮也而孜孜不息秉燭之勤則四方之士其
有求於閨室之中如余者皆將就先生而乞明矣

別周惕齋先生序

苦行偏節世之所貴而無取於君子之教謂其事之難繼
而不通乎恒人之所同能也其果然乎哉恒人之所能而

無害於事則固可與之共能矣恒人之能善其事者鮮矣今將逆為之慮其可繼而設與之同能吾恐無驚於俗而已病乎道矣與魯人猶較孔子之所能亦恒人之所能也接淅而去不脫冕而行非恒人之所能矣受宋薛餽金孟子之所能亦恒人之所能也辭十萬之祿拒萬鍾之養非恒人之所能矣孔孟者教之所出天下萬世之所從學為中庸者也而不使人皆能其所能則世之言修行立節而期於同乎恒人者果非然矣節行不必期於人同顧有不免於偏苦之名者何哉通乎天下之志而謂之可繼非使人人能之之謂也踰垣閉門之風且見謂高於接淅蓋祿萬鍾之粟有不食何必不潔於辭中國授室之富然而孔孟以為中庸而泄柳段干木陳仲子以為迫且小則所謂可繼與不可繼其義可知矣此猶人之所不能者也人之所能者尤有辨焉猶魯人所為而謂魯人皆可為孔子乎哉藺秦張儀公孫衍之徒莫不受諸侯之金亦將自託於孟子之事耶惟其天機性體之流行動乎心之所安而中乎事物經曲之宜則人有所不能而謂之中庸而況其同乎人之所能者乎中庸者固非學者之所易及講之辨之以庶幾從事焉其亦可也今之為師而受子弟之餽恒人之所為也為有司而費人之供億亦恒人之所為也臨

江周惕齋君爲惠安教諭獨不受餽其賢名著矣德化令缺部使者檄君攝之君辭不能得則從一僮入縣邸自治饘給朝夕不以蔬米之微費邑人也邑人皆異之趨下流失之時乃有不狥乎俗特制以已如君之所爲良足貴哉吾爲講古之學辨夫中庸之所爲可繼之道者以證君之明其爲心之所安歟抑猶不免鉢慮刻意出於投世人耳目之好而苟爲斯難也夫欲以貴於世則世已大貴君矣果欲有合於教君當因吾之說加體究焉其不爲偏與苦而由乎中庸之途軌禦諸苟謂吾欲君與恒人同能其亦未審於斯之所講已矣

遵巖王先生文粹卷四

序

送尊師易愧虛之任夏津序

古之爲師弟子者其爲學易明而爲名易成也其固有不苟然者乎其業門也專其守論也篤轉相誦述不敢改其師說及乎臨位從政惟師之知崇臨位而不敢受曰吾師之未達也吾何庸先焉從政而不敢廢曰吾師之所教也吾何宜變焉是故其師之傳益以焯烈推衍而著於人因以貴其身此其學之明而名之成也豈不易哉漢施讐之於易也可謂深矣不有張禹魯伯之徒爲之推明往必不

至於博士業必不得立於學官丁恭治春秋雖寖已進用然得承宮樊儉以爲弟子而其位始尊至於鍾興之受爵曰吾師丁恭也而恭卒以侯桓榮崎嶇草澤之間名不聞於州里身不齒於庠序何湯一言卒爲天子師是三儒者窮經懷道卓爲世表皆以其徒顯身榮當朝名列載籍可爲盛矣蓋皆孔子之欲仕也既以子夏先之又以冉有申之聖人之盛也其急於得位也則有所用於其徒況其下者乎然則漢之諸儒所以事師亦不謬於仲尼之教哉嗚呼如吾師易愧虛先生者豈有讓於古之爲師者乎先生學必尊乎聖人論必攷之前經孔孟之誦不絕於口宓娵之文日惟於心晝坐宵興不知日之出入星之殷正也微之乎圖書之學著之乎筮占之法贖之乎物宜之象深之乎性命之情老儒皓首而未通後生拱手而不敢議莫不尋繹敷暢辭瑩義精虛而來者實而歸蓋虛齋蔡氏之易盡在是矣以先生所就當漢之盛高可以取師傅侯相次亦不失補郎吏立博士今迺沉晦棲遲所遭若此嗟乎先生之學既已不愧於長卿子然矣而其徒迺無有能爲禹伯宮儉之事者則是門人之罪也慎中頑鈍鄙樸學不足以取容於世心有餘而力不逮徒知守其章句不背師門覩先生之在下位碌碌無以自效於先生之行愧發于面

莫知所言復忍耻而述此者將以貽諸同門之士庶有聞
予言而奮者他日或侍經
帝前從容爲上言曰臣師誰也先生必得大行其所學亦
如桓春卿之嘆曰何仲弓之力也小子亦可以釋愧也夫
小子亦可以釋愧也夫

送江西憲伯汪西潭之任序

衆人之望與賢者之疑孰得哉其位未至可以有賢者之
疑而不可以無衆人之望其位已至可以無衆人之望而
不可以有賢者之疑方其備庶僚充外臣有不可易之職
與不可踰之法一毫之不取一介之不受而人服其爲潔
矣一發言之不輕一舉事之不苟而人信其爲謹矣然而
賢者疑之曰職有所不必守而可以行道法有所不必存
而可以濟變何皎皎而爲潔也其爲避謗而養名耳矣何
諰諰而爲謹也其爲遠罪而寡怨耳矣及其都岩廊據具
瞻有所宏濶以汎應則取焉而不爲貪而人訾其跡矣有
所籠駕以旁行則權焉而不爲譎而人駭其形矣然而賢
者知之曰苟可以行道而非有愛於其利則謗有所不恤
而胡爲是皎皎也苟可以濟變而非有便於其私則罪有
所不辭而胡爲是諰諰也二者果孰得哉無衆人之望則
賢者何所用其疑賢者疑焉而後衆人之望彌重惟其積

衆人之望而後爲賢者所不疑之爲則其爲之也固爲賢者之所知而亦可以無駭且訾於衆人今之位已至而能爲賢者所不疑之爲其誰歟其亦道無可行變不能應徒爲私與利而已烏得謂之汎應而旁行也哉然則非其有皎皎諰諰之素亦未可以泛應而旁行也新安西潭汪公蓋吾所謂其人矣不取不受以明潔而人信之矣不輕不苟以致謹而人服之矣由前之位積衆之望吾不敢以疑汪公也今爲廉使於江西其去岩廊亦近耳職有不必存吾將有望於公矣狥衆人之所望而守前之爲吾且以疑汪公矣其爲潔也果以逭譏其爲謹也果以逃罪耳矣有可行之道當難應之變不務信已之志圖當世之大功爲賢者之所共知而好避衆人之所訾駭是爲皎皎然而已諰諰然而已豈吾所望於汪公哉

送明府朱肅菴大人別序

古之交以道義者神融氣合無間於形迹惟其相輔以成美而已故有一善焉崇長而勸之惟恐其不力也有一失焉指斥而規之唯恐其不聞也年殊而志同故先後之叙不存焉位別而情至故亨塞之處不與焉其於臨治之際有事分之嫌而寄屬之私狥聽之惠不奸其間此雖其守有在於道與義而語其數則眇乎其爲銳且末矣友人曹

縣朱肅菴君宰晉江而予爲邑之人自予聞君爲邑長於
斯者未嘗不得見也以邑人役於其邑之長無有所謂交
者此無所詘彼無所狥漠然而已抹過諫失旣非吾所有
事而誘善納益亦不得誣焉而疆爲之忱予之爲邑人蓋
亦易矣以是道爲朱君交其可乎哉失焉不規是匿其心
而無所用戚也善焉不勸是外其愛而無所用喜也故由
朱君之來予未嘗不竭智畢誠思自託於古人之交欲求
君之失而規之而君爲邑粹然整密完美無缺寧獨施設
注措無害理以病民者而聲色言笑未見偶妄而少放萬
目睽睽環屬仰視無吝悔可爲視者之所摘吾雖欲爲忠
而無所用其戚惟有崇長其善用喜以致情而所善者多
不勝其勸君又純心爲之非勤初而弛終大勉而小忽亦
不待於勸焉而後力則予之情亦近於淡然如向日之以
邑人役於邑長者爾徒以少知義分之介銳爲謹而未爲
辨無一寄屬之猥賤煩君施惠以是自詭於道義他人良
以爲難予誠知恥乎其爲數矣予性好士往往能致邑子
之才者與之游問學講承之樂旣非惑者之所知而分誼
周旋之跡亦時有出於急病謀困之所爲故來學尤多君
固未嘗不好士悅君之德教未嘗不景附而加親然君
所以待士專於道義之雅世俗小恩近利曲相濟以苟爲

賜曾不一出焉士之景附者亦絕其羨援覬望之鄙而無所混於君近世有司接士禮洽意孚而指目譏訕不得行莫君若也予用是自悟舍已爲人之弊宜其至於來毀而忘其身之賤欲有益於朋友之所爲如昔人所稱者皆未合乎義而要謂之不知命也予之缺失君雖不予規然因君所以得士而無弊者有悟焉由是知爲已之重日日損其爲人之勞是君之於予不肯以言爲規而直以身爲勸也君行矣子將選清源山佳處築室自休鼓琴讀書樂焉而忘老雖士之賢者亦將漸裁其所好勤吾所有事而未暇與之游也諸士之附君者多與予游故羣來乞言以爲君別予故惓惓述古人之交以志予愧且爲君贈又因以辨諸士不能別之思

送方西川考績序

古之吏乎民而聲迹有述於册燦然可覩也有當身之名者或未必有去後之愛有他日之思者或不足於在職之效故西門豹郅都王尊韓延壽趙廣漢之儔皆膚敏焯厲當官之績卓然非人所及而澤韻亦竭於政熄之餘杜詩召信臣卓茂何武之所爲見謂悶悶而不足以起目前之譽然父母之稱久而猶歌之去後之思不泯於其土豈人之才質性術自不能兼其施於有政亦不同科而民之所

以應之者久近深淺固視其所施以爲感歟然彼當身有名者其事可喜其績有以動人而誠心真趣本無足存於遠固宜其若此耳彼見謂悶悶者豈誠無所發明於行政蒞民之日功用不能以相及直待身之既去時之已過而始念之耶要其所以出乎政而加乎民者主於惇裕惻怛不爲皦厲以驚衆巧炫以動人可思之迹存乎不足喜之中至於身去時過而後念之者彌著耳由在仕之君子觀之悶悶於當身爲非計之得由民之治於君子者言之豈不樂得是人以爲吏乎甚矣今之難見其人而見吾郡侯方西川公公仁人也其爲政一主於誠心德意期以感動馴習四境之民不欲以威爲嚴以察爲明所謂皦厲以立奇巧炫以見耀者不一屬意焉宜其芚芚沒沒如史稱何武之所爲者而公在郡焦勞早夜百廢俱起綱領獨持而條貫亦不紊體要是尚而期會尤無爽有司之事無一不舉郡中翕然稱大治邇者驕暘煽虐潤澤稍愆而島夷爲市舶之禍闖入內地海隅相戒以爲大恐公責躬請禱甘澍輒降旱不爲災至於指畫授筭分兵防禦夷舶遁去絕無變容動色之警及於海隅其績甚偉雖古所稱膚敏焯厲有當官之績者亦何以尚諸公在職三年將以其績入告於考功氏夫其留愛遺澤可以歌詠于下而存尸祝之

深思此民之所知而非考功氏之所及且得遽聞也惟其在職之效皎然宣著足以對揚於上持此入告宜有聞矣明考而顯陟之考功氏不得蔽也公其行矣其何以慰此永思之民之懷哉通守孫宜山推官袁義溪兩公與公以職相勉有師師之風而禱雨禦夷之事二公協誠共成焉於公之行孫公屬視邑篆難其別且重其事也欲有以贈公故以文委予而不可辭

送程習齋公之任高州序

武夷越在嶺外衡山當五服之南皆去中州最遠然視融蹝然稱嶽刻於四海五望之一而幔亭之秀亦甲於宇內祀典所秩圖志所記與夫高流偉人之所賦詠儷釋幽怪之所棲托可謂盛且奇矣至於嶽麓之有書院雲谷滄洲之有精舍而後二山之靈崇重炳煥視昔異觀天下之士所爲側望馳向冀一寓目其間而未能者有賢哲之思而非特山川之慕矣其得遊焉者亦多慨然興起感悟性靈而磨淬意氣不欲以耳目之適自足爲快也以其勝且遠如此士者雖願焉而鮮能自致惟仕於其地者爲適其所願而不患於往從之勞視彼不能而必欲一至者審問途之謀營聚糧之費辛苦跋涉而後至良亦樂哉然彼勞而後至者息焉游焉可以朝夕玩而歲月修仕者往往限於

官守之次牽乎文法之役忽來忽往而不可久且常也於是顧有咨嗟喟歎以爲無以愈於側望馳向者之艱而情亦有所不樂矣蓋予嘗與荆川唐君爲武夷之游而程侯習齋方守建州侯以不能相携而往爲不樂也夫學者所爲有願於名山水欲遊且居而若不及者豈爲嶔巖峻壁飛瀑廻谿之異於闤闠珍草奇卉駭鳥壞鱗滮泉竇石接乎耳目與處室出戶之所睹聞者不同耶動靜協性術之宜而樂壽應修詣之效反身切已與夫元氣鴻茫之所融結成質峙流之所形見通體效法混同若一而其發於事業暢爲文章俊偉昭明挺特流衍且與山水精靈光華度高絜深克對不怍如是則雖不離官守日治文書視程課勤於民物之務固超乎其常在山水之間觀侯之所自立與其施於有政既已妙合乎高深巍然對武夷之靈而無愧德何必躡屐躋巔鼓枻乘流極狎玩縱探之適而後樂哉以予之陋雖日從唐君游而頑心猶故亦何以自多於侯且不能分一壑於山中遽以糧盡而返其愧於侯又甚矣侯轉官湖臬乃當領璽書臨制衡桂列郡而南嶽實在其境內侯得郡分臬皆以名山爲所治之望寧獨縱跡偶值亦其修詣所至冥契默召有不苟然者予疾有間尚思一遊衡岳於侯之往益用勃然衡岳千峯無不勝絕而天

柱回鴈芙蓉石廩岣嶁數峯尤稱雄傑侯儻爲我度方丈之地于岣嶁最高頂待予刈茅結屋而老焉予誠陋尚能濯滌舊日宿負積愆補黥息劓以承有道之下風不至如前之爲侯愧也侯之行方欲述所懷爲別而董蓉山君與吳君沈君以言見屬遂因以致予之所願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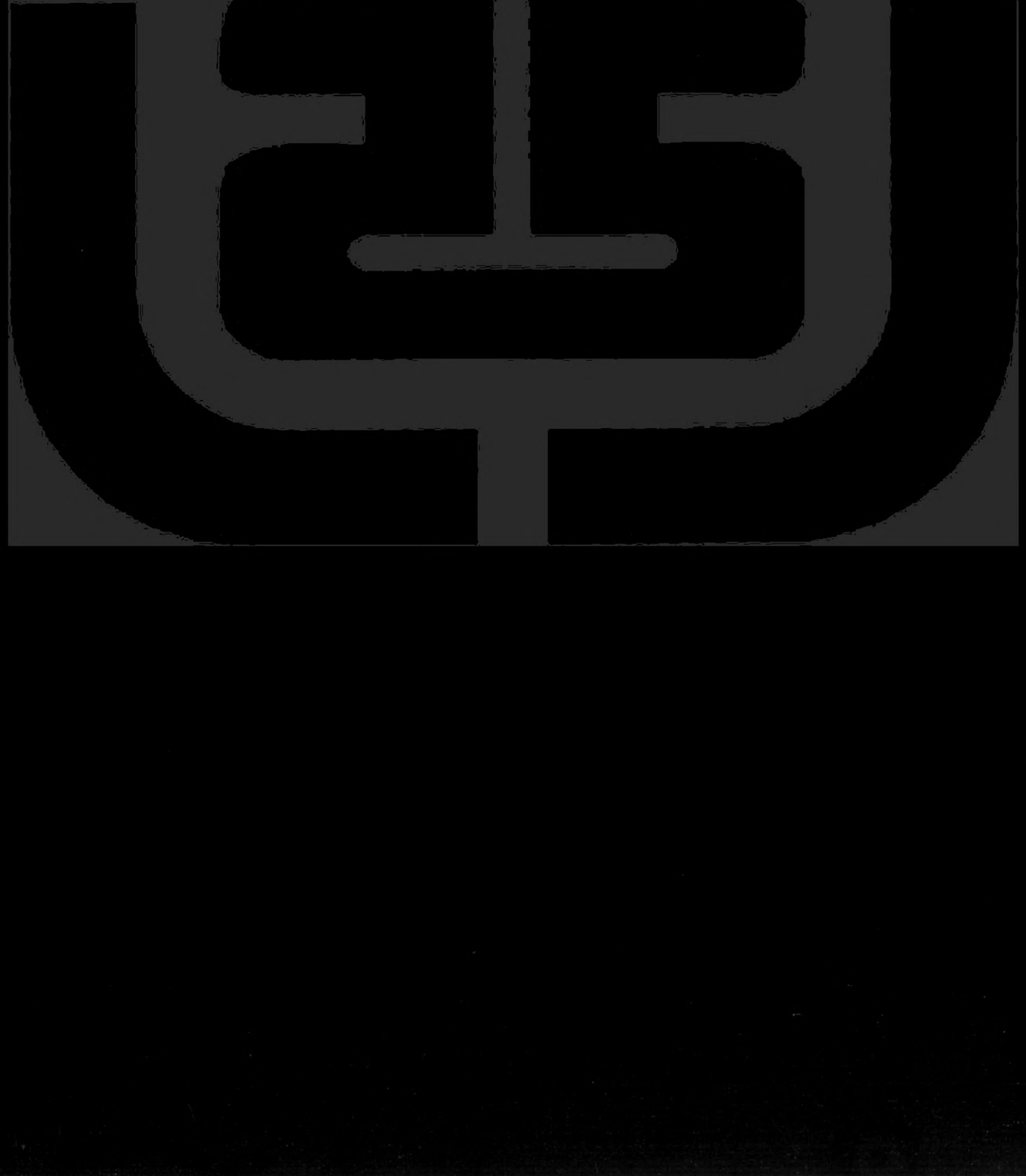
送郡推葉素峯序

有吏於此有號於都縣郊鄙之民曰之吏也賢莫不從而賢之曰吾樂得以爲君以號於國邑鄉遂之士則莫之應也之吏也其施舍法戒足以爲政矣然而未及作人也有號於國邑鄉遂之士曰之吏也賢莫不從而賢之曰吾樂得以爲長以號於都縣郊鄙之民則莫之應也之吏也其聲光意氣足以厲俗矣然而未及附衆也鄉遂之士專而陋故常逖聽而從風國邑之士則能覩形而見意矣都縣之民辨而廣故能順事而捷赴郊鄙之民則常守愿而待孚矣故吏之得民也常易於都縣而難於郊鄙其得士也常易於鄉遂而難於國邑其於得士與得民也又有不能兼者焉彼其不應者半蓋有應之者半矣然而不應者之半猶不勝其從者之半也是亦足以爲賢矣今有吏於此號於民曰賢而國邑鄉遂之士應之猶於民也號於士曰賢而都縣郊鄙之民應之猶於士也是可不謂之尤賢乎

之吏也士民咸賢之矣有問於民曰若之君誠賢矣其將峻陟而大用矣則民莫不以爲然如有問於士曰若之長誠賢矣其將峻陟而大用矣則士未敢以爲然也夫其賢也所可峻陟而大用也而爲士者莫之然何也夫其賢也豈能舍職而狥時違道而媚上營已之私圖躬之便哉必且秉禮以事貴然而樂諛好卑者嫌之矣必且明憲以禦彊然而亂法暴禁者害之矣貴者之所嫌然而民愉其生矣彊者之所害然而民利其業矣民愉其生民利其業然而躬失其便矣如是則可以峻陟而未必陟可以大用而未必用也此爲士者之所知而民之所不知也葉素峯公之爲推官於吾郡也三年矣有問於予者予應之曰峻陟大用舍公將孰與哉以其得士得民之賢信之也竟杜老知州以去都縣之民相與駭於市郊鄙之民相與駭於野曰吾之君誠賢者也而不峻陟大用士相與語於學於塾曰吾固疑吾長之將以介蒙謗以直獲罪也今果然耶予聞民之駭也固與之共駭矣聞士之云云也歎曰予之前識乃不士若也雖然謗以介得又何愧矣罪以直招又何悔矣不悔不愧雖不峻陟大用又何憾矣況未必不峻陟大用也耶公行矣能無慨然於余言哉郡邑師儒程君敏庸黃君紹文董皆賢公而駭之者也故次予言以歸之使

書以爲公贈

送永春尹謝夢鄰罷歸序

仕於州縣守職而以功獲罪愛身而以理受惡者蓋有其故矣嘵嘵皎皎好爲危激震耀以鬻長伐異而見謂難能立鵠以來射建跋而招擊上之人不忍其下而出於勝之故其嘵嘵皎皎以自見者乃所以自敗而貽缺汗也其不然則不幸處非其地腴邑名區蕃阜麗都物產之富被服謠俗人所愛悅足以起誅責而召徵求上意之不副亦所以賈禍仕之患此者而欲以功見賞以理得譽蓋亦難矣謝君夢鄰爲永春所謂守職愛身者也而以劾罷去君謹畏醇深言君不出口內自修敕絕不爲表飾峭露以不堪其上永春又僻陋儉偪據羣山之中虎豹之虞瘴厲之毒非有珍物奇產有他侈以搖撼人之耳目而君乃用以得劾嗟乎仕者欲以功名理行尊其身而發其志亦何所望而勸以効於斯時乎君蕭然邸舍無妻子之奉脫粟之飯芭蕾之羹人不堪其寡約而君甚安之方聞報罷束書册褚衣裘不滿四五篋蒼頭奴兩人踽踽然行如羈旅見者不知其爲官歸也君行乃因友人謁予曰某罷去甚恨如得先生一言雖去不恨矣嗟乎在勢處顯之人力足以變置白黑當時所倚以決賢不肖爲吏者之所輻輳

奔走而求之幾幸一語之得失以爲榮辱君既無求之
而乃有意於予文豈以予言爲足以重君哉昔之廉士仁
人苦思動行坎坷淪蹟窮於一時而因君子之言以白於
世蓋多有之此豈余任而何足以副君之所勉哉毋亦以
其戇愚孤特觸忤權近以取廢棄有與君類者遂以好其
人而思得其言耶世之所趨在勢處顯之人君顧好愚戇
孤特枯槁離羣之道喜其無用之空言趨舍好惡偵悖如
此用是以得罷亦其宜也雖然信於已者不苟同於俗得
於內者無所待於外君之趨舍好惡其亦有以獨得而自
信也夫則余言又何能爲君重哉